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377-413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說故事·創新生： 析論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1529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E-mail: thshan@sinica.edu.tw

摘要

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出版至今反應頗為冷淡，原因之一一是評者不知如何處理這部龐雜、怪異的作品，以及作者期望透過書寫促使讀者面對美國的集體創傷（尤其是越戰），並探尋解決之道。本文試圖解讀這篇龐雜、怪異、費解的文本，分為五節：(一) 鋪陳此書被冷落的原因，針對誤解提出反駁，並拈出「生命書寫」的詮釋進路；(二) 將此書置於作者的寫作脈絡及生命軌跡中，予以整體觀照，指出「和平」是她生命與創作的主軸；(三) 探討大火使她屋燬稿亡，體驗摧殘，但也激發她深切的同理心，協助他人走出傷慟；(四) 著眼於創傷敘事，指出湯亭亭如何結合寫作專長與一行禪師的正念禪，引領退伍軍人寫作坊的成員透過書寫走出昔日創傷，獲得當下安詳，並致力於未來和平；(五) 強調湯亭亭及退伍軍人如何將生命、書寫、和平合而為一，藉由說故事創造個人與集體的新生。

關鍵詞：湯亭亭、《第五和平書》、和平、創傷、生命書寫

投稿日期：97.3.3；接受刊登日期：97.6.10；最後修訂日期：97.7.14

責任校對：張文綺、郭貞蘭、張滌之

說故事非常有魅力。糾纏我們記憶的不僅是影像與文字，而是在影像與文字背後的實際經驗世界。

——凱博文

一個女人若要寫一部和平書，就得先知道何謂摧殘。

——湯亭亭

和平不只是沒有暴力，和平是培養理解力、領悟力和慈悲心，並結合行動。

——一行禪師

壹、令人不知所措的文本

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第五和平書》(*The Fifth Book of Peace*) 自二〇〇三年出版至今已數載，但美國書市和學界的反應頗為冷淡。她先前的作品甚為風光，獲得不少美國文壇大獎，如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 得到一九七六年美國國家書評圈獎 (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金山勇士》(或譯《中國佬》[*China Men*], 1980) 獲得一九八一年美國國家書獎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及美國國家書評圈獎，《猴行者：他的偽書》(*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 獲得一九九〇年美國筆會文學獎 (the PEN USA Literary Award)。相形之下，《第五和平書》顯得格外落寞。查詢現代語言學會國際書目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資料庫就會發現，截至二〇〇八年七月有關該書的資料只有三筆，相較於《女勇士》的兩百六十八筆，《金山勇士》的九十筆和《猴行者：他的偽書》的六十三筆，差距不可以

道理計。¹ 一般報章雜誌上的書評也少之又少，迥異於先前幾本書的盛況。

爲什麼會出現如此懸殊的落差？筆者以爲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批評家或書評者不知如何處理這部龐雜、甚至有些怪異的作品。再者，作者期望透過書寫促使讀者面對、逼視近代美國的集體創傷、病徵（尤其是越戰），並探尋可能的解決之道，但這種作法卻與讀者大眾對湯亭亭的想像與期盼相距甚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該書出版後不久舒曼 (Polly Shulman) 於《紐約時報》上的書評。她指出全書是個「奇怪、傷痕累累的東西，由碎片串成，帶有煙燻和焦灼味」，「作者未能統整全書」，「理念與抽象使故事模糊不清」，人物不真實，充斥著過度的、不實的、牽強的烏托邦式想法 (utopianism)……她在結論時甚至說：「對我來說，這種對於快樂結局的需要絕非和平的。彷彿湯亭亭遭到很大的打擊——大火？戰爭？喪失雙親？……——以致無法面對更多的痛苦。我希望這本書能讓她度過消毒和快樂化的需要，然後也許她會回到以往那般勇敢訴說的更悲傷、尖銳、深沈的故事」(2003: A8)。言下之意是：湯亭亭接連遭逢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鉅變——書稿和住宅燬於大火，父母相繼去世，美國入侵伊拉克——飽受打擊，無法如以往般勇敢面對種種痛苦，以致寫出這部相形見绌、令人大失所望的作品。這種說法遭到資深亞美批評家聖瓊 (E. San Juan, Jr.) 嚴厲批評，認爲這類書評者無法理解該書「構造的形貌」(“architectonic shape”) 或欣賞作者

¹ 相關的三筆資料中，一為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八頁專書論文，一為美國的博士論文（湯亭亭是其中探討的三位亞美作家之一），一為土耳其出版的十二頁期刊論文（討論的是湯亭亭的三本著作《女勇士》、《金山勇士》與《第五和平書》），相較於美國學界的出版，可謂相當邊緣。此外，這個資料庫雖然號稱「國際」，但由本文引用資料便知，遺漏了如佐藤桂兒 (Gayle K. Sato) 這般美國之外的相關英文資料，遑論其他語文的論述。

成就的新奇之處 (“novelty”)。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對這些受制於習慣的書評者，我們還有什麼好期待的？」(2005: 199)。

的確，湯亭亭以往作品的呈現方式也有其龐雜、多音、怪異、費解之處。如果讀者和書評家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湯亭亭的《女勇士》、《金山勇士》和《猴行者》都曾經造成出版社、讀者與論者不少困擾，以致出版社把前兩本書歸類為「傳記」，有些評論者將三本書冠上「後現代」一詞，彷彿如此一來便可解釋或解決問題。然而這些著作往往因為其中的陌生、奇異及族裔成分，反而更吸引人閱讀，試圖一探究竟。² 在結構上，相較於《女勇士》的五章以及《金山勇士》中的六長章和十二短章，《第五和平書》長短不一的〈火〉、〈紙〉、〈水〉、〈地〉四章和僅有四頁的〈尾聲〉其實並不見得更支離零散；在主題上，儘管書中有虛構也有紀實，但都緊扣著作者長久關懷的「和平」議題，並且落實於具體的行動；在手法上，全書主要以紀實的方式來呈現湯亭亭自《猴行者》出版後的人生遭遇，也不乏對生命境界的陳述與省思。³ 質言之，四章中除了第三章試圖重構燬於大火中的長篇小說之外，其餘皆為作者的生命實錄，原因在於「火災之後，我無法再進入虛構／小說」

² 如佐藤便指出，「湯亭亭的六本書之特色在於顛覆傳統定義下小說與自傳的界線，並以華裔美國歷史的對反記憶 (counter-memories) 針對宰制的美國國家認同敘述提出多元文化的、女性主義的批判」(Sato, 2005: 115)。如此看來，顯然批評家對於作者在各書中所呈現的顛覆與批判之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³ 游班克思 (David B. Eubanks) 則認為此處「生命書寫者不僅以後設評論和小說來補充明顯的歷史敘述，而且所留下來的文本既不假定權威的主宰敘述之幻相，也不假定放棄該敘述之愉悅」(“... the life writer not only supplements ostensibly historical narratives with metacommentary and fiction but also leaves a text that posits neither the fantasy of an authoritative master narrative nor the *jouissance* of having abandoned the same”) (2005: 6)。為了協助讀者，《第五和平書》的目錄在各章之下附了一至三行的摘要，這也是湯亭亭的作品中前所未見的。

(Kingston, 2003: 61)，體悟到「虛構／小說解決不了的事情，必須在人生／生命中處理」(“Things that fiction can't solve must be worked out in life”) (Kingston, 2003: 241)，結果反而獲得另一種「自由——如寫日記般，沒有形式、沒有藝術、不是好英文都無妨」(“Freedom—to write diarylike, okay to be formless, no art, no good English”) (Kingston, 2003: 62)。這種自由在湯亭亭心目中已經超越了形式、藝術、語言的要求，不再斤斤計較於虛構／小說的技巧，轉而正視人生，直書生命，藉書寫來探掘並探尋人生／生命的深邃與幽渺。⁴ 因此，與湯亭亭其他作品相較，《第五和平書》就寫作的背景、動機、過程、藝術和形式（或者該說「沒有藝術」、「沒有形式」），以及最後的成果來看，都稱得上是她最具自傳性、最內省、最真實面對自我與人生／生命之作。⁵

湯亭亭在接受施樂德 (Eric J. Schroeder) 訪問時曾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 PTSD) 來形容火災後的自己，甚至有一段時間無法集中注意力、閱讀或寫作 (Schroeder,

⁴ 正如她告訴悉蒙絲 (Diane Simmons) 的，燬於火災的著作是虛構／小說，「但火災後我要為個人的自我寫作。我要直接寫我的所思所感。我不要再想像虛構的人物。我要寫我自己。我要像自己兒時那樣寫作，也就是說出我最深沈的感情和思想，以個人的方式表達，而不是為了大眾的消費。甚至不是讓其他人閱讀，而是讓自己閱讀，來自我表達」(Simmons, 1999: 163)。這種深入自我內心的探索、剖析與表白，以及不著重虛構人物、不在意大眾消費的寫作取向，部分說明了為什麼這本書相對地受到冷落。

⁵ 對於此點，審查人之一表示，「或許 [湯亭亭的作品中] 何者更趨近自傳並非要旨，只是相對而言，撰寫《第五和平書》的湯亭亭，對自我的遭遇、全人類的關懷，展現更深切的智慧及超越本我侷限的寬廣胸懷。」本文第二節以脈絡化的觀點來討論湯亭亭作品中的一貫主題「和平」，至於第三節「火祭與蛻變」和第四節「以正念面對創傷，以書寫締造和平」正是著眼於《第五和平書》中逼視自我、超越自我局限的努力。而湯亭亭選擇以「自我—生命—書寫」(即英文「自傳」[“auto-bio-graphy”] 一詞的字義 “self-life-writing”) 的方式來撰寫此書，重要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1998: 222)。她也提到，重新提筆時僅能回到兒時的書寫方式，只寫自己的感覺，滿紙的「我」，記不得多久之後才能開始寫別人、寫小說，於是便把這些全放入書中 (Schroeder, 1998: 223)。她在此書尚未出版前曾把它描述為「非小說 小說 非小說的三明治」(a “nonfiction fiction nonfiction sandwich”) (Schroeder, 1998: 223)，二〇〇四年於上海演講時則說此書「以我的新形式寫成。有趣的是，看看批評家能想出什麼來？邊界的觀念是什麼？因為這本書中有小說，有非小說，有詩，而它不是混合，不是綜合」(Kingston, 2007: 377)。

在筆者看來，《第五和平書》對讀者和批評家的挑戰不僅在於形式與類別的異質、紛雜、曖昧，⁶ 而且與先前書評家的惡評正好相反，更在於所處理的是比她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勇敢訴說」的、「更悲傷、尖銳、深沈的故事」，並帶入了更寬闊、群體、現實、悲憫的面向。因此，本文擬從「生命書寫」(life writing) 的角度切入，討論這部遭人冷落，甚至感到有些徬徨無措、不知如何面對的作品。

貳、脈絡化與整體觀照

筆者認為在討論《第五和平書》時宜將視野擴大，將此書置於湯亭亭的寫作脈絡與生命軌跡中，予以整體的觀照。其實，任何作

⁶ 聖璜把它形容為「這個混雜、拼貼式的技倆」(“this hybrid, collage-like artifice”) (San Juan, 2005: 197)；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則指出此書結合了「回憶錄、日記、札記和小說」，可歸類為「雜集」(“mélange”) (2007: 4)，呈現出「文類的混雜」(“the genre-hybridization”) (2007: 7)。林玉玲在與湯亭亭的訪談中，也當面指出此書為「混雜文類之作或創作的非小說／虛構」(“a mixed genre work or creative nonfiction”) (Lim, 2008: 160)。

品都是作者不同生命過程的呈現與成果，各有其意義，弱勢作家尤其如此。就湯亭亭而言，出道之作《女勇士》是以華裔美國女子的身分，運用書寫來反抗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以及中、美父權體制的性別歧視；與該書同時撰寫的《金山勇士》試圖為在美國歷史上銷聲匿跡的華裔美國男子爭回 (reclaim) 應有的歷史地位，建立其英勇的群像；長篇小說《猴行者》則描寫成長於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北加州的華裔文藝青年，如何藉由戲劇創作來建立自己的族裔歸屬與文化認同。⁷《猴行者》出版後，湯亭亭積極構思第二部長篇小說，作為續集。然而，一九九一年十月天乾物燥，導致柏克萊—奧克蘭山區大火，外出祭父的湯亭亭在開車歸途中從收音機聽到惡耗，急忙趕回，卻只能站在警方封鎖線外，眼睜睜看著全部家當付諸一炬，包括自己嘔心瀝血重寫過的一百五十六頁書稿 (“156 good rewritten pages”) (Kingston, 2003: 61) 悉數化為純白的灰燼 (Kingston, 2003: 34)。

《第五和平書》開頭就是描寫湯亭亭一路匆忙趕回的情景，充滿了動感、焦灼與緊張，彷彿帶領讀者一齊奔馳，並由此開展出屋燬文亡的創慟，以及其後的生命轉折。〈火〉、〈紙〉、〈水〉、〈地〉四章之名多少讓人聯想到佛教的四大 (地、水、火、風) 或中國的五行 (木、火、土、金、水)。⁸ 第一章〈火〉描寫柏克萊—

⁷ 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哈佛大學系列演講集《成為詩人》(*To Be the Poet*) 是湯亭亭作品中的異數，表達了以小說創作為主的她，對詩人的嚮往，以及寫詩的努力，其中對於詩與詩人有不少浪漫之思與揄揚之詞，但也不妨視為她在多年小說創作之後嘗試另闢蹊徑。至於有心瞭解湯亭亭在夏威夷生活點滴的人，可閱讀她的散文集《夏威夷一夏》(*Hawai'i One Summer*) (1987)。

⁸ 筆者在今 (二〇〇八) 年三月訪談湯亭亭時，詢問這些章名是否與四大或五行有關，她簡短答道：「是的，我當時是想到這些元素，也想到小孩子玩的遊戲：剪刀、石頭、紙」(Shan, 2008: 55)，並未申論。審查人之一則指出：「中國的五行為『金木水火土』，若將『紙』與『木』相比，那《第五和平書》獨缺〈金〉一章。對一

奧克蘭遭逢大火，焚燬了她的房舍、財物和書稿，使得她的全部家當頓時煙消雲散，並帶走了二十五條人命，造成數千人無家可歸。第二章〈紙〉敘述她在七次中國、香港、台灣之行中，到處尋訪傳說中的三本和平書之經過。第三章〈水〉重寫燬於大火中的長篇小說稿《第四和平書》(*The Fourth Book of Peace*)，由於該稿係接續《猴行者》之作，因此〈水〉也可稱為續篇的續篇。第四章〈地〉則記述湯亭亭如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以來帶領退伍軍人寫作坊(the Veterans Writing Workshop)，成員先後約五百人 (Kingston, 2006: 2)，以文學創作與佛法來協助這群在戰爭中受創的人。四頁的〈尾聲〉描寫九一一之後的美國處境，以及這群嚮往和平的人如何將理念化為行動，在非暴力示威中遭到警方逮捕。全書以對和平與創新的期盼告終。嚴格說來，這些篇章之間的關連並不緊密，有些「各自為政」，但不管是就此書本身、湯亭亭的創作脈絡或她的生命歷程而言，都可在其中找到一貫的主題：和平。

上述說法對《第五和平書》而言是不證自明的，因為書名就標示了「和平」(有個版本的封面甚至用上這兩個漢字)。然而若將視野擴及湯亭亭其他作品，並參照她的個人經歷與創作脈絡，便會發現「和平」一直是她生命與創作的主軸。如《女勇士》雖以「戰士」(warrior) 為名，強調的是女性英勇、奮鬥的一面，所要抗爭的其實是對華裔女子的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金山勇士》則要抗爭對華裔男子的種族歧視與歷史輕忽。因此，該二書主要是從族裔的角度發出不平之鳴，因為唯有剷除外在的不平之象與內在的不平之氣後，才有可能獲致真正的和平。類似情況也出現在《猴行者》中，男主角阿辛 (Wittman Ah Sing) 是北加州的亞裔文藝青年，內心充

本宣揚『和平』要義的作品而言，刪去象徵戰爭與武器的『金』，是否有其深意？」此提問值得深思，但答案可能見仁見智。

滿了挫折、怨懟、憤怒與不平，試圖藉由結合亞裔文學傳統的劇作與演出，宣洩多年的積鬱。也就是說，這些作品呈現的是在長年多重歧視下的不平之鳴，並以其作為創作的素材與動力，化消極被動為積極主動，從長年銷聲匿跡、被宰制者的弱勢族裔狀態，轉而現身、高聲疾呼，將久積的塊壘化為創作的基石，層層疊疊搭建出文字的城堡。簡言之，先前這些為批評家及讀者稱頌的書，所展現的是作者為美國弱勢族裔發聲、「平反」、「從不平到和平」的努力。

至於燬於大火的《第四和平書》則是《猴行者》的續集，描述阿辛和妻子譚孃 (Taña) 帶著兒子馬力歐 (Mario) 離開美洲大陸，原本計畫前往日本，途中卻於夏威夷停留，以及在那裡的生活情況。由於《第四和平書》的書稿早已化為灰燼，渺不可得，重創下的湯亭亭不得不勉力重新創作，成果即為《第五和平書》中的〈水〉。該章第一句直言「當和平示威者變得暴力，鴿派和鷹派使用同樣的戰術……這時阿辛和譚孃決心離開美國」，並把動用國民兵鎮壓、開火的雷根 (Ronald Reagan) 州長轉化為陽剛、暴戾的“Ray Gun” (意譯為「雷射槍」) (Kingston, 2003: 65)，顯示夫妻二人之所以攜子出走是為了逃離暴力的美國，遠走異地，尋找安身之處，這種情景有如《夏威夷一夏》中〈戰爭〉一文所寫的：「一九六七年，厄爾[Earll，湯亭亭的丈夫] 和我帶著我們的兒子，由於對戰爭的絕望而離開柏克萊」(1998: 15)。書名和其他紀實的三章更凸顯了和平的主題。

葛萊絲 (Helena Grice) 曾表示，儘管湯亭亭的書中經常提到戰爭，如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二次大戰、韓戰、越戰 (還應該加上波斯灣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其實這只反映了她在面對整個政治議題時，有心探索和平方動主義 (peaceful activism) 所有的可能途徑，而在這些政治議題中，戰爭、種族歧視、性別不平等、暴力只

是其中最明顯的。」對葛萊絲而言，湯亭亭的「每一部作品多多少少都以和平主義為主題」(2006: 14)，而且她「長期關切和平主義」(2006: 115)。類似看法也見於佐藤：「將湯亭亭的作品整體觀之 [作為敘事的重演 (narrative reenactment)]，凸顯了它和平主義的軌跡，而且和平主義是湯亭亭作品中互文性的一種方式」(“... pacifism is a form of intertextuality in Kingston’s writings”) (Sato, 2005: 116)。其實，張敬珪 (King-Kok Cheung) 在一九九〇年的論文中便提到，「湯亭亭對於和平主義的投入——透過將古老的『英雄的』材料加以重新省視、重新脈絡化」，不僅出現於她早先的作品中，「在近作《猴行者》中更為明顯」(1990: 243)。林澗 (Jennie Wang) 也指出，湯亭亭給她的二〇〇四年演講題目為「五本和平書」(“Five Books of Peace” [不含《夏威夷一夏》]) (2007: 373)，可見她對自己作品的基本定位。而底下的說法更表達出她在創作《第五和平書》時的視野與胸懷：「我認為我能整合東西方的唯一方式就是思索全球政治或全球締造和平任務 (global peace-making mission)，因此我現在所從事的涉及：你如何在世界上締造和平？你如何停止戰爭？你如何寫一本和平書？……在我眼中，自己所寫的是《奧狄賽》的對位 (counterpoint)。那本書所寫的人類意識是關於在戰爭中找到英雄主義。而我要如何寫女勇士？和平勇士？」(Simmons, 1999: 164)。凡此種種不僅證明「和平」的確是湯亭亭念茲在茲的主題，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林玉玲最近與湯亭亭的「回顧訪談」(“retrospective interview”) 中所強調的「作者的整體」(“an authorial totality”) (Lim, 2008: 157)，而且表現出她有心「透過藝術的和平途徑來改變世界」(Perry, 1998: 168)。⁹

⁹ 本文宣讀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的「生命書寫」研討會。巧合的是，林玉玲同年十二月於哈佛大學宣讀的論文 “Sino/Anglophone Literature,

參、火祭與蛻變

湯亭亭繼《猴行者》之後的另一部心血之作竟然付諸一炬，對任何作家都是非常沈重的打擊。重寫之後的〈水〉共計一百七十三頁，比原先燒燬的文稿更長，但已非原貌，其差異不僅讀者無從得知，即使作者恐怕也難以分曉。重寫稿不獨自出版，卻納入另一本書中，可見在作者心目中此一虛構／重寫的一章與其他部分已共同形成其生命之書寫，並有著虛實相間且再現重寫成果的效應。

對於湯亭亭而言，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有如火祭一般。她在驚魂甫定及傷慟之餘也不免追問為何會遭此鉅變。她雖然知道「野火和及時雨一樣同屬正常現象。這場火肇因於五年的乾旱」(Kingston, 2003: 9)，¹⁰ 然而這類理性、科學式的分析並無法滿足當時連遭喪父之慟和大火之災等人倫與自然雙重磨難的她。因此，她所找到的理由之一是過世剛滿月的父親覺得家人焚燒祭拜的供品不足，怒火中燒，以致引發這場大火，要女兒以全部的家當、房舍和心血來獻祭 (Kingston, 2003: 14)。以傳統中國觀點來解釋大難的作法也見於母親英蘭 (Brave Orchid)，只是完全換了一個角度，轉為正面的說法：若非父親英靈在冥冥之中庇佑，讓湯亭亭回出生地市德敦 (Stockton) 祭奠亡父，否則以她閱讀、寫作之專心，必然無法警覺到起火，勢將與其他二十五人同樣葬身於延燒三天的燎原大火中 (Kingston, 2003: 24)。因此，在湯亭亭面臨生命的關卡時，樂觀、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Peace Writing”中，也指出湯亭亭所「再現的和平想像 (imaginary of Peace) 是重寫三部先前的中國和平書」(2007: 4)，而其「全部作品的中心主題是和平計畫 (the project of peace)」(2007: 6)。

¹⁰ 湯亭亭的作家朋友史耐德 (Gary Snyder) 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的文集中則更深入觀察，指出自己以往曾擔任森林瞭望員，致力於防範火災，但晚近逐漸發現，其實從生態 (而非人類中心) 的觀點來看，加州的大火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適足以提醒人類在大自然之前要謙卑，體認無常 (2007: 3-8)。

勇敢、堅韌的英蘭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提醒她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禍福相依」、「知足安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經由母親這番開導（「爸爸救了你的命」），作者終能轉換看法：「那才是看待父親的正確方式，不是美國人的父神，陰魂不散地跟著子女，因為憤怒而燒東西，而是爸爸以他的葬禮來救我的命」（Kingston, 2003: 24）。¹¹

然而，此火祭更大的意義在於形成湯亭亭轉化及蛻變的契機。的確，重寫固然多花了十年左右的工夫，而且完成的也非原先之書，但更深遠的影響則是個人生命之書因而展開了新頁，正如她在《第五和平書》第一句開宗明義指出：「一個女人若要寫一部和平書，就得先知道何謂摧殘」（“If a woman is going to write a Book of Peace, it is given her to know devastation”）（Kingston, 2003: 3）。¹²換言之，不能領悟何謂摧殘的（女）人是寫不出和平書的。若非親身體驗摧殘，再好的想像力也難以產生深切的同理心（empathy），傷人之傷，慟人之慟，並進一步以摧殘的體驗來協助他人走出傷慟。正如站在劫後火場的湯亭亭「體悟到為什麼會有這場火。上帝將伊拉克顯現給我們看。從事殺戮而拒絕去看我們的所作所為，這

¹¹ 姜永朔 (Young Sook Jeong, 音譯) 綜合湯亭亭在此書和《金山勇士》中對父親的描述，認為「在《第五和平書》中，與父親的關係影響到和平與和平主義之女性主義的主題 (the main theme of peace and pacifist feminism)，以及湯亭亭心目中作家的社會角色」(2006: 72)。

¹² 這句話其實來自湯亭亭的貴格會 (Quaker) 詩人朋友唐普笙 (Phillis Hoge Thompson) 與她的電話交談，湯亭亭當場記下這句意義深遠的話，決定當作《第五和平書》的開場白 (2003: 40)。貴格會一向崇尚和平與非暴力，湯亭亭在書中數度提到此會 (2003: 128, 130, 287)，有時且與佛教徒並稱，也一塊舉辦活動。林玉玲則不僅認為這句話是「經典的矛盾修辭」(“a classic oxymoron”)，具有「諺語般的力量」(“proverbial power”) (Lim, 2007: 10)，並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全書「敘事的不和諧之張力」(“the tension in the incongruity of the narrative”) (Lim, 2007: 11)。

是錯誤的」(Kingston, 2003: 13)。她更指出：「因為拒絕意識到我們所引發的苦難……所以就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城市化為灰燼。上帝在教導我們，讓我們看到這個類似戰爭的場景」(Kingston, 2003: 14)。因此，大火一方面把湯亭亭的一切燒個精光，迫使她歸零，重新開始，另一方面使她深切感受到摧殘之慟，因而連接上更多人的摧殘與苦難，從一己走向群體，藉由寫作與佛法，帶領一群遭受戰火摧殘的人，走出內心的創傷與不平，由原先的戰爭參與者、受害者，轉而成爲和平創造者、書寫者，這種蛻變與轉化顯見於後來她爲退伍軍人寫作坊所主編的文選之名：《戰爭的老兵，和平的老兵》(*Veterans of War, Veterans of Peace*, 2006)。¹³ 若將遭逢山火洗禮的湯亭亭喻爲浴火鳳凰，那麼後來的她更致力於協助遭到戰火洗禮的美國退伍軍人轉化成一隻隻傳遞和平訊息的鳳凰。

由一己到社群、由小我到大我的走向顯見於湯亭亭的言談與文字中。她在與包爾絲 (Maggie Ann Bowers) 訪談時提到，「我認爲我們能創造出一個和平的世界——我們如何改變世界？首先必須有和平、社群與愛的觀念……」(Bowers, 2004: 175)。她在與費雪金 (Shelley Fisher Fishkin) 訪談時也提到自己有意「化武器爲樂器，一如化劍爲犁」，「我們必須改變人類的意識，而那是邁向改變物質世界的第一步」(Fishkin, 1998: 160)。湯亭亭在與斯莎查麗 (Neila C. Seshachari) 的訪談中更提到自己雖然長年獨自寫作，但逐漸體認到社群 (community) 或團體的重要，「必須時時聚集團體的能量。……有許多事情必須以團體來做，但願我更早開始這麼做」

¹³ 在這本六百多頁的選集正式出版前，湯亭亭曾於二〇〇六年四月率領寫作坊部分成員前往夏威夷參加當地藝文活動，朗誦作品。出版該書的夏威夷柯亞書店 (Koa Books) 特地爲此編了一百五十多頁的濃縮版，選錄爲此活動專程前來的老兵之作，書名為《老兵：反思戰爭與和平》(*Veterans: Reflecting on War and Peace*)，揭示了他們的關懷與反思的性質。

(Seshachari, 1998: 199)。至於《第五和平書》的寫作，更是得力於許多人提供資料，因為湯亭亭在災後的許多演講中告訴聽眾，「你們就是我的社群」，並請他們提供協助及資料 (Seshachari, 1998: 199)。因此，湯亭亭在該書中明白表示，「大火的後果也給了我如何寫此書的方法——與其他人，在社群中」(Kingston, 2003: 40)。¹⁴

因此，如果說《女勇士》和《金山勇士》以虛實相間、甚至虛實不分的方式再現自己、家人與族群，《猴行者》以長篇小說的方式呈現一九六〇年代出身的亞裔藝文創作者的處境，那麼《第五和平書》則是在身遭家變、天災、巨慟之後，直接投入並帶領承受（更大）創傷的退伍軍人，以集體的方式來面對並書寫自己的傷慟，反省戰爭與暴力的性質，致力於書寫和平與和平書寫，促使昔日「戰爭的老兵」轉化為「和平的老兵」。正如一行禪師在《耕一畦和平的淨土》(Thich Nhat Hanh, *Creating True Peace*) 一書中所指出的：「和平不只是沒有暴力，和平是培養理解力、領悟力和慈悲心，並結合行動。和平是正念的修習，對我們的念頭、行為和行為的結果保持覺知的修習」(Nhat Hanh, 2003: 5；一行禪師，2006: 14)。正是由於身為戰爭的老兵，其見證有著更確切的可信度與更動人的感染力，成為刻骨銘心的生命書寫。而造成這一切的關鍵就是那場突如其來的火祭。

遭逢大火的湯亭亭在後來的演講中屢屢訴說自己的遭遇，引來許多人的同情與關懷，她並央請大家寄東西、「寄夢」給她，協助

¹⁴ 這種對於社群的重視也見於書中不時出現的“sangha”一詞。此詞原意為「集團」或「團體」，並不限於宗教團體，後來則專指佛教的出家眾，尤其是受過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團體（即「僧伽」或「僧團」），然而也有人用來泛指佛教的僧（出家人）俗（在家人）二眾。湯亭亭和寫作坊的成員採取的是此詞的廣義解釋，即佛教的修行團體或社群，而她在為《戰爭的老兵，和平的老兵》所寫的序言中更是將“workshop/community/sangha”三者並提 (Kingston, 2006: 2)。

她重新書寫，請他們寄「找得到有關於失傳的和平書、庇護的城市、阻止戰爭之術的任何東西」，而「每個人都答應為我的未來之書寄夢給我」(Kingston, 2003: 42)。在寄東西給她的人之中，較特殊的是曾遭戰火蹂躪的退伍軍人。她在〈地〉的第二頁寫道：「因為我向每個人問和平書的事，我告訴每個人我失去了正在寫的和平書，曾參與戰爭的退伍軍人開始送給我他們的故事」(Kingston, 2003: 243)。當年為了和平、避戰而選擇遠離美國大陸的湯亭亭，對於這群擺脫不了戰爭陰影而飽受摧殘的人有著一份獨特的感情，再加上她跟從修習佛法的一行禪師也來自昔日烽火連天的越南，尤其關懷美國越戰退伍軍人的遭遇，曾特別為他們舉辦禪修。湯亭亭在一九九六年接受施樂德訪談時說：

我初次動念要舉辦退伍軍人工作坊大約是在六或八年前，當時正參加一行禪師為參戰的退伍軍人舉行的禪修工作坊。他稱這些工作坊為「療癒戰爭的傷口」(“Healing the Wounds of War”)。參加者大多是來自美國和越南的越戰退伍軍人。他們齊聚一堂，靜坐，討論。當時我心想，「他們還需要一個成分；他們需要一種藝術，特別是寫作。」因此，在一行禪師所舉辦的這些禪修活動中，我要求主持一個寫作工作坊。我把寫作納入佛教的一天修行中。幾年後 [火災次年] 華萊士基金會 (the Lila Wallace Fund) 頒發獎助金給我，問我能不能挑選、執行一個社群計畫 (a community project)。我決定自己做的就是舉辦更多那種寫作工作坊——定期舉行，而且包括所有戰爭中的退伍軍人。(Schroeder, 1998: 225)

根據湯亭亭的說法，寫作坊的作用便是「讓我們齊聚一堂，想辦法以藝術表達自己的心聲。讓我們從自己置身的這場戰爭中創造出藝術」(Schroeder, 1998: 226)。這便是退伍軍人寫作坊的緣起，名稱除了先前提到的“the Veterans Writing Workshop”之外，還有

“the Veteran Writers Group”、“the Veteran Writers’ Workshop”和“the Veterans Writing Sangha” (Kingston, 2006: 3)，無論哪個名稱，都顯示對退伍軍人、寫作、團體／社群的重視。因此，湯亭亭於一九九三年起運用自己專擅的寫作與修行，一步步引領著自「地獄門口」¹⁵ 歷劫歸來的戰士，拒絕失憶，勇敢面對昔日的創傷與罪愆，「學習如何以詩和散文驅逐戰爭的魔鬼」(S. P. Thomas, 2004: 653)，努力尋求轉化並提升自己，重新融入社會與人群，成為和平的老兵，傳達自己從傷慟的經驗中所得到的寶貴教訓。巴巴 (Homi K. Bhabha) 有關 “remembering” 與 “re-membering” 的說法值得我們深思：「回憶絕非平靜的內省或回顧之舉。它是痛苦的重整，把肢解的過去 (the dismembered past) 聚合起來，以瞭解當前的創傷」(1994: 63)。而這些退伍軍人不僅面對過去的痛苦，瞭解現在的創傷，並期盼致力於未來的和平。正如湯亭亭在《戰爭的老兵，和平的老兵》的〈序言：說真話，致和平〉(“Introduction: Tell the Truth, and So Make Peace”) 中所寫的：「聆聽那些活下來說故事的人，我相信是『說』使他們活著。他們從地獄九死一生，回來警告在家的我們」(2006: 1)。換言之，說故事對身為作家的湯亭亭既是藝術，也發揮許多功能：消極而言，可以保持警醒，對抗消音，拒絕失憶 (Skenazy, 1998: 121)；積極而言，可以表達自我，代言他人，傳達經驗，力求「說真話，致和平」。

¹⁵ 此處指涉的是同為越戰退伍軍人的湯瑪斯之自傳／生命書寫 (Claude Anshin Thomas,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其書名直譯為《地獄門口：一個軍人從戰爭到和平之旅》，中譯本名為《正念戰役：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此人曾參與湯亭亭的寫作坊 (C. A. Thomas, 2006: 49; 湯瑪斯, 2007: 78)，接受一行禪師的指導 (C. A. Thomas, 2006: 40-48; 湯瑪斯, 2007: 66-77)，後來在日本曹洞宗的葛萊斯曼 (Bernie Glassman, 徹玄老師) 座下出家 (C. A. Thomas, 2006: 49; 湯瑪斯, 2007: 79)。

肆、以正念面對創傷，以書寫締造和平

《第五和平書》中雖未過於流露出湯亭亭有關自己大火之後創傷的情緒性字眼，但從客觀的描述仍可看出作者受創之深（她用的是相當中性的字眼「火災後症候群」[“post-fire symptoms”]）(Kingston, 2003: 21)，以及如何尋求自我重建。其實，她尋求和平之舉在大火降臨前便已展開，經此鉅變後更為殷切，其具體方式與步驟大致如下：四處尋訪和平書；親自書寫和平書；由火災中體認到自己與他人所受的摧殘與痛苦；為自己創造內在的和平與安詳；藉由演講與讀者，尤其是退伍軍人，建立起連繫；透過寫作坊引領退伍軍人學習書寫與靜心，成為文字創作者與和平的戰士；協助眾人共同締造和平的契機。

尋訪和平書的歷程可見於她到大陸和台、港的七次旅行，到處詢問她耳聞的三部和平書的下落，回答各有不同，許多人從未聽說過這些書。得不到滿意答案的湯亭亭只得繼續求索，直到聽了大陸作家王蒙的一席話讓她茅塞頓開：「你自己想像出和平書。既然是你捏造出來的，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你自己來寫。」因此，她自認「受命於中國前文化部長來寫和平書」，可以「自由」地撰寫 (Kingston, 2003: 52)，而她的「責任就是無中生有地寫出和平書」 (Kingston, 2003: 53)。¹⁶ 由此可見，她著手的《第四和平書》可說是遍尋不獲之後的「自力救濟」或「自我創作」，有意延續她心目中中國失傳的三本和平書。筆者要指出的是，其實重點不是以往的和平書存不存在，而是湯亭亭尋求、書寫和平（書）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決心和毅力，以及努力的成果。大火使她多年努力撰寫的《第

¹⁶ 布蕾克 (Shameem Black) 認為湯亭亭這種尋訪的記述方式是其「跨國再現的策略」，並名之為「全球書寫或全球詩學」(“cosmopolitan writing, or cosmopoetics”) (2006: 278)，連同取得中國知識菁英的「授權」，以期超越東方主義式的再現。

四和平書》毀於一旦，卻也提供了另類的創作方式：不再是深鎖書齋中單人獨寫，而是聚集別有懷抱的傷心人致力於下一本和平書。質言之，大火造成了作者某種程度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而作者卻未因此畏懼退縮、自我封閉、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反而在長久尋求和平的她身上引發了同理心（如對當時在美國轟炸下的伊拉克人和美國本身的退伍軍人），積極投入成立並帶領寫作坊，與退伍軍人同舟共濟，進行集體治療以及書寫治療／治療書寫（writing therapy/therapy writing），化自身的創傷為協助他人的動能，從而協助療癒、至少是減輕自身和他人的傷慟。

在創傷論述中經常提到兩個特色：延遲（belatedness）與無法理解（incomprehensibility）。如卡露絲在《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事與歷史》（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中指出：「創傷事件的重複……暗示著與事件更大的關連，此一事件超過單純可見、可知的範圍，與延遲和無法理解密不可分，而此二者是這個重複觀看的核心」（“The repetitions of the traumatic event . . . suggest a larger relation to the event that extends beyond what can simply be seen or what can be known, and is inextricably tied up with the belatedness and incomprehensibility that remain at the heart of this repetitive seeing”）（1996: 92）。此外，拉卡帕拉在《書寫歷史，書寫創傷》（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中認定，「創傷是一種斷裂的經驗，使自我解體，於存在中製造破洞；它具有延遲的效應，只能勉強控制，可能永遠無法完全駕馭」（“[t]rauma is a disruptive experience that disarticulates the self and creates holes in existence; it has belated effects that are controlled only with difficulty and perhaps never fully mastered”）（2001: 41），「創傷表示經驗的重大破裂或停頓，具有延遲的效應」

(“[t]rauma indicates a shattering break or cesura in experience which has belated effects”) (2001: 186)。然而，延遲只不過是使問題或創傷遲遲未能解決，甚至衍生出其他問題。因此，拉卡帕拉提出「書寫創傷」(writing trauma) 的觀念，認為「在我所稱的創傷與後創傷書寫中——或一般的表意實踐中——書寫創傷會是顯著的後效之一」(“[w]riting trauma would be one of those telling aftereffects in what I termed traumatic and post-traumatic writing (or signifying practice in general)”) (2001: 186)。拉卡帕拉對此表意實踐及其意義引申如下：「它包含了在分析過去和『賦予過去聲音』之中，展演、重訂並（就某種程度而言）解決的過程；這些過程與創傷的『經驗』調和，限制事件以及事件的病徵效應，而這些效應以不同的組合與混雜的形式得以抒發」(“It involves processes of acting out, working over, and to some extent working through in analyzing and ‘giving voice’ to the past—processes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raumatic ‘experiences,’ limit events, and their symptomatic effects that achieve articulation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hybridized forms”) (2001: 186)。¹⁷ 由此觀之，湯亭亭之所以成立退伍軍人寫作坊就是為了協助當事人正本清源，不再繼續迴避、拖延、抗拒，選擇正視創傷，去理解、表達原先無法理解、表達之事物，試圖釋放過往的壓抑，把創傷的壓力化為再出發的動力，將失序重整為秩序，甚至達到前所未有的更高層次的秩序。

¹⁷ 筆者在〈創傷·回憶·和解——析論林璽的越戰將士紀念碑〉一文中也曾引用這兩位學者的創傷論述，來討論華裔美國女建築師林璽 (Maya Lin) 所設計的越戰將士紀念碑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惟該文討論的是建築，強調紀念與反思，尤其是如何透過紀念碑來照見創傷並傳遞「無言之教」(單德興，2007b: 101-103)，此處探討的則是文字文本，集中於遭逢苦難的人以親身遭遇作見證，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傳達經驗與訊息。

在美國各式各樣的寫作坊不勝枚舉，但像湯亭亭這樣結合寫作與修行且以退伍軍人為主體的幾乎絕無僅有。質言之，她採取一行禪師正念禪 (Mindfulness) 的教法來協助成員面對並書寫創傷與生命，以期獲得內在的和平，並進而致力於世界和平。¹⁸ 正念禪強調活在當下，雖也主張禪坐 (sitting meditation)，但更發展出可以運用於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方便法門 (如行禪 [walking meditation]、食禪 [eating meditation])，以利禪修與生活的結合。至於書寫禪 (writing meditation) 則是湯亭亭所增添的 (Kingston, 2006: 2)。一行禪師也根據華嚴宗的緣起說，提出「相即」(interbeing) 之說，亦即法不孤起，萬事萬物之間相依相存。這些見解在他的文章和詩作中屢屢出現，幾乎無處無之。此外，來自戰火燎原的越南背景，使他更加重視和平，呼籲各人從自身做起，透過禪修，提起正念，灌溉內心和平安詳的種子，拔除暴力邪惡的根苗，進而促成群體與世界的和平安詳。他多年來提倡入世佛教 (Engaged Buddhism)，身體力行，在越戰期間組織獨立於敵對雙方的第三勢力，出生入死，積極從事救援工作，早年作品《越南：火海中的蓮花》(*Vietnam: Lotus in a Sea of Fire*, 1967) 的封面就註明是「佛教的和平主張」(“A Buddhist Proposal for Peace”)。凡此種種都使得他特別關懷美國退伍軍人，多次針對他們舉行禪修活動。因為一行禪師的禪法與理念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契機契時、善巧方便，所以成為在歐美世界聲望僅次於達賴喇嘛的佛教宗師，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信徒，湯亭亭便是其中之一。¹⁹ 葛萊絲也提到，湯亭亭「對佛教的興趣雖然可以追溯到

¹⁸ 有關佛教與和平的關係，可參閱穆恩 (Chanju Mun, 2006) 所編的《佛教與和平：理論與實踐》(*Buddhism and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有關佛教與心理健康的關係，可參閱該書第四部。

¹⁹ 對一行禪師而言，正念與和平密不可分，俱為入世佛教的基礎，因為個人內心安詳平和，才可能進一步致力於世界和平。歐美有關當今入世佛教的論述幾乎都會

早期的作品，但就《第五和平書》而言卻是中心的」(Grice, 2006: 114)。

深知摧殘之苦的湯亭亭爲了幫助美國退伍軍人，尋求佛教徒正念生活社群 (the Community of Mindful Living, Buddhists) 協助組織寫作坊，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舉行初次聚會，主題爲「反思的書寫、正念與戰爭：退伍軍人與家屬日」(“Reflective Writing, Mindfulness, and the War: A Day for Veterans and Their Families”) (Kingston, 2003: 248)，地點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對象是「每場戰爭」的退伍軍人與家屬，因此除了越戰之外，還有韓戰、甚至一位曾參與二次大戰的老兵 (Kingston, 2003: 259)。湯亭亭在開場白中歡迎這些歷劫歸來的戰士，爲寫作坊宗旨做了最佳的說明：「你們活過、見證過、蒙受過恐怖的事件——戰爭」(Kingston, 2003: 259)。而參與越戰者這二十年的歷程，宛如十年征戰、十年漂泊的古希臘戰士奧狄修斯 (Odysseus)，他們回到美國「描繪著、回憶著、想著往事」，「身上帶著其效應和後果」，幾乎滿溢。她進一步指

提到一行禪師，可參閱奎恩 (Christopher S. Queen, 2000) 所編的《西方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in the West*)。有關正念禪，可參閱一行禪師的*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A Manual on Meditation* (1975), *The Sun My Heart: From Mindfulness to Insight Contemplation* (1988) 和*Breathe! You Are Alive: Sutra on the Full Awareness of Breathing* (1988) 等書。他的不少著作直接以「和平」命名，如*Being Peace* (1987), *Creating True Peace: Ending Violence in Yourself, Your Family, You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2003), *Peace Begins Her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Listening to Each Other* (2004)，而魏麗絲 (Jennifer Schwamm Willis) 有關他的選集更命名為*A Lifetime of Peace: Essential Writings by and about Thich Nhat Hanh* (2003)。他的入世佛教論述包括了*Interbeing: Fourteen Guidelines for Engaged Buddhism* (1987) 和*Love in Action: Writings on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 (1993) 等。以上只不過是一行禪師上百本著作中的幾個例子，有關他的背景、禪法與理念，可參閱杭特—裴理 (Patricia Hunt-Perry) 和范恩 (Lyn Fine) 合著的“*All Buddhism Is Engaged: Thich Nhat Hanh and the Order of Interbeing*” (2000)，以及筆者的〈人間步步安樂行〉(單德興，2006)。

出：「從創傷的東西到轉化的文字之旅花了二十年。意識之心如今正在覺醒！你們現在準備蒐集碎片，把它們說成故事。我們要把那場戰爭化為文字，透過語言來瞭解它、使它具有意義、成為藝術，創造美的東西，善的東西」(Kingston, 2003: 260)。²⁰ 湯亭亭詳細記錄了自己帶領這個團體的方式和過程，以致〈地〉的篇幅幾乎與〈水〉相當（各約佔全書的五分之二），見證了這個團體的萌生，自己與寫作坊的成長，共同步上「從創傷的東西到轉化的文字之旅」。她不僅捐款創立退伍軍人寫作坊，還親自帶領他們禪修與寫作，悉心呵護、照顧、引領這個特殊的團體逐漸走出自己的和平、書寫之路，並協助編輯、出版他們的作品，其用心之切，著力之深，成為她十餘年來念茲在茲的志業。

寫作坊的基本作法是以簡易的禪修（如坐禪、行禪、禁語）和書寫來讓成員面對自己身心的創傷，不再逃離、迴避、掩飾、排斥，並透過朗誦、訴說、傾聽與回應來分擔與分享，彼此扶持，不只兼具書寫治療與集體治療的作用，而且透過佛法的轉化與社會的關懷，提升為個人與集體的和平運動。²¹ 由於對象為退伍軍人，寫作坊開始時的紛亂在所難免，有人在面對多年的創傷時反應強烈，悲從中來，淚流不已，甚至嚎啕痛哭，難以自抑，遑論下筆。然而隨

²⁰ 也可參閱提克的《戰爭與靈魂：療癒我國退伍軍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Edward Tick, *War and the Soul: Healing Our Nation's Veterans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中〈靈魂的返家之旅〉(“The Soul's Homeward Journey”) (2005: 189-199) 和〈說故事的療癒力量〉(“The Healing Power of Storytelling”) (2005: 217-234) 兩章。有關「返家」(“homecoming”) 的母題，詳見本文第五節。

²¹ 根據該組織「法友」(DharmaFriends) 於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致作者的電子郵件中描述，進行方式為「修習坐禪和行禪，正念的行動，在禁語中分享餐點，團體寫作以及對話」。湯亭亭於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一日致筆者的電子郵件中並附上時程表。相關活動描述可參閱筆者的〈老兵·書寫·和平——湯亭亭的和平書寫與實踐〉(單德興, 2007a)。

著一次次的面對與抒發，並輔以宗教的修持與薰陶，團體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援與照應，層層揭去傷口上的掩飾，深入觀察病根，逐漸與自己以及他人和解。其中雖然難免波動起伏，甚至整個寫作團體一度面臨是否中止的抉擇，卻終能在眾人的努力下克服困難，繼續運作至今。

湯亭亭在書中細膩生動地描繪了退伍軍人寫作坊的多項活動，此處只舉二例。一是其中幾個成員隨同湯亭亭到一行禪師位於法國梅村 (Plum Village) 的道場參訪 (Kingston, 2003: 368ff.)，當面聆聽開示 (Kingston, 2003: 380ff.)。作者以相當的篇幅描寫這次參訪的經過。另一就是某次寫作坊聚會時，邀請兩位越南作家參與，其中一位當年曾在地面受到美國軍機的轟炸，而寫作坊成員中有人當時每天在越南上空執行美軍轟炸任務，多年來為此不安。今日雙方會面，見到同為圓顛方趾之人，老兵慶幸當初未曾犯下更大的過錯，臨別前的一抱，泯盡雙方在國家機器操弄下的無知與仇恨，與昔日的敵人和解，化除了心中長久以來的內疚 (Kingston, 2003: 349-359)。

總之，透過書寫與正念修行，寫作坊的成員在湯亭亭的帶領與相互支持、鼓勵下，逐漸步上療癒之旅，進而投入和平運動，可謂另一種形式的「火海中的蓮花」。就湯亭亭本人而言，這本和平書已不再是一己、私密的創作，而是協助自我和他人重生，共同書寫生命、和平與希望，其成果也逐漸顯現。如《正念戰役》的作者湯瑪斯是透過「作家、行動分子湯亭亭的介紹」，而得知以「寫作具有關鍵角色的正念禪修」(C. A. Thomas, 2006: 49; 湯瑪斯, 2007: 78)。穆利根的《購物車戰士》(John Mulligan, *Shopping Cart Soldiers*, 1997)，簡軻的《水牛小子和傑羅尼牟》(James Janko, *Buffalo Boy and Jeronimo*, 2006) 和湯亭亭編選的《戰爭的老兵，和平的老兵》

都是這個獨特的寫作坊成立以來最具體的成果。²² 湯亭亭曾在成名作《女勇士》中玩了一個文字遊戲，把「報導（罪行）」（“report a crime”）和「報復」合而為一：「報導就是報復——不是斬首，不是剖肚，而是文字」（“The reporting is the vengeance—not the beheading, not the gutting, but the words”）（1989: 53）。《第五和平書》尤進一籌，除了由沙場歸來的戰士以親身經驗報導罪行之外，更賦「報」予希望和積極、正面的意義，以文學創作與和平運動來「回報」、「報答」、甚至「報恩」，企盼藉由個人和集體的努力，達到和解、和諧、和善、和平。相較於湯亭亭以往的作品，此書更是個人與集體的生命之書，也是由小我邁向大我、用書寫結合行動、以專長搭配信仰的轉捩點，允稱湯亭亭所「勇敢訴說」的「最」「悲傷、尖銳、深沈的故事」，同時也是她最積極、有力、轉化、昇華的生命書寫。

伍、說故事與創新生：生命·書寫·和平

醫療人類學者凱博文於《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Arthur Kleinman, *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直譯為《真正重要之事：在不定與危險中過道德的生活》）一書結尾指出：「說故事非常有魅力。糾纏我們記憶的不僅是影像與文字，而是在影像與文字背後的實際經驗世界」（Kleinman, 2006: 217; 凱博文, 2007: 285）。對筆者而言，《道德的重量》一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呈現的方式。學術著作等身的凱博文不諱言先前寫了幾個歷史和哲學的章節，意圖

²² 《第五和平書》中提到簡軻之處有二十頁上下，是寫作坊中較活躍且出道較早的成員。

將一生中遇到的幾位可茲紀念的人物納入此架構，但後來覺得這種寫法過於學術性 (Kleinman, 2006: 247; 凱博文, 2007: 305)，於是決定以八個不同背景的小人物之生命敘事構成全書主體的七章，而把自己的理論、反思與感受納入緒論與尾聲，以彰顯該書的重點：處於充滿不安、威脅、危險、無常的世間，人們要如何過道德的生活。依他看來，「危險和不確定是人生中無法逃避的面向，事實上，我們應該瞭解的是，危險和不確定讓人生變得更有意義，因為它們定義了身為人類的價值」(Kleinman, 2006: 1; 凱博文, 2007: 51)。

該書以一些小人物或他所謂的「反英雄」(anti-hero) 來闡揚這個主題，運用精神分析和人類學的手法，重述令他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為顧及當事人的隱私，除了更動一些可能透露身分的細節之外，還納入了其他人相似的經驗 (“Note to the Reader” [中譯本漏譯])，其中與退伍軍人寫作坊成員相似的就是第二章所描述的二次大戰退伍軍人科恩 (Winthrop Cohen)。此君在戰爭中英勇作戰，兩度獲頒勳章，退伍後事業也很得意，卻一直對曾在戰爭中槍殺小型野戰醫院裡一位手無寸鐵的日本軍醫耿耿於懷，抱憾而終。凱博文提到，官方說法或傳統價值觀 (如愛國) 並無法化解個人的創傷與內疚，這類事例在湯亭亭所帶領的退伍軍人中屢見不鮮。²³ 不幸的是，科恩終其一生未能遇到轉化與蛻變的機會，無從得到內心的和平，也造成家人的遺憾。其實，同樣的情況在曾經參與各次戰役的美國退伍軍人中比比皆是。類似的故事反襯出湯亭亭的寫作坊對那些退伍軍人所發揮的積極效應。²⁴ 一如凱博文所指出的：科恩所遭

²³ 這在與越戰相關的自述中也常常出現，如柯維克的《七月四日誕生》(Ron Kovic, *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 和湯瑪斯的《正念戰役》就是明顯的例子。二書的作者／主角／敘事者由原先激情投入戰爭的愛國者、戰場上奮勇殺敵的戰士，到飽受身心創傷且被國家、社會棄絕的退伍軍人，終致幡然悔悟，積極投入和平志業。

²⁴ 湯瑪斯在《正念戰役》中提到前往法國梅村參加一行禪師主持的禪修，從以下他

遇的情形「並不必然需要接受治療，取而代之的方式是，懂得去表露自己在人生中必須不時面對失敗的痛苦：當我們面對那看來似乎已經絕望的現實時，只有選擇去經歷它，想像自己能夠忍受那些無法掌握的事物。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正是宗教、倫理和藝術的功能，即重新賦予事物意義，並且創造希望」(Kleinman, 2006: 44; 凱博文, 2007: 100)。實際面對越戰退伍軍人身心創傷多年的精神科醫師謝伊 (Jonathan Shay)，在《奧狄修斯在美國：戰鬥創傷與返家的試煉》(*Odysseus in America: Combat Trauma and the Trials of Homecoming*) 一書結論也指出表達、團體、藝術與療癒之間的密切關係：「療癒需要聲音。創傷的團體化之圈 (the circle of communalization of trauma) 對療癒創傷是必要的，深受藝術之助」(2002: 243)。他進一步指出，「避免創傷之道就在正義、倫理的領域之內，並且認知彼此的人性，認知我們全都置身其中，也都參與了彼此的未來」(2002: 243)。

就生命書寫而言，凱博文所重述的小傳限於篇幅及紀實，有如冰山一角，不似一般自傳的現身說法，直抒胸懷 (儘管其中一章是作者自述影響其生平的兩個人物)，也不像小說般鋪陳，求取藝術效

摘錄一行禪師對退伍軍人的開示，可以看出與湯亭亭的寫作坊相同之處：「一行禪師對我們說：『各位退伍軍人都是蠟燭頂端的火光，你們燃燒出炙熱和明亮，你們深刻瞭解苦的本質。』他告訴我們，治癒、轉化苦的唯一之道就是面對苦，徹底明白苦的細節，明白我們當前的生命如何為苦所影響。他鼓勵我們講述自己的經驗，他說我們的經驗值得人傾聽，也值得讓人瞭解。他說我們代表世間一種強大的治療力量。／他也告訴我們，非退伍軍人比退伍軍人更要為戰爭負責；說萬物互為關連，所以無法逃避責任；說那些自以為不用負責的人最需要負責，因為是非退伍軍人的生活形態支持了戰爭的機制。他說：非退伍軍人需要和退伍軍人一起坐下來傾聽，真心傾聽我們的經驗。他們需要擁抱自己和我們在一起時所產生的各種感覺，而不是在我們面前隱藏自己的經驗，不是要設法控制，而只是在當下和我們在一起」(C. A. Thomas, 2006: 42; 湯瑪斯, 2007: 69)。中譯本不甚完備、順暢之處，此處已予修訂。

果。然而，該書的特色在於認知生命中的危機與無常，肯定生命書寫與敘述的重要，並以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建構出理論，為抽象的說法賦予血肉與生命。謝伊則根據許多越戰退伍軍人的個案，配合對荷馬史詩《奧狄賽》的解讀，描述這些如奧狄修斯般在海外征戰的軍人，在迢迢的返鄉之路中遭逢多少試煉與煎熬，如何才能真正「返家」，安頓身心。他針對創傷、恢復及預防提出深入的觀察，強調團體如何形成相濡以沫的環境，藝術又是如何讓潛藏在內心深處的創傷得以找到出口，而這些對療癒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也指出消除創傷的根本之道在於體認人類的共通處，休戚與共。同樣地，退伍軍人寫作坊的成員也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時代與環境的因素下，受到戰爭種種影響，身心俱創，幸而在湯亭亭的帶領下，以書寫和靈修面對並逐漸走出昔日的創傷，進而轉化、昇華為致力於和平的志士。

這種轉化具體而微地見於湯亭亭再度改寫的花木蘭故事，特別是在「返家」的母題上。她曾向悉蒙絲描述當時撰寫中的《第五和平書》要如何處理「返家」的母題：從花木蘭談起，並提到把它引申到「如何從戰爭返家？如何從越南返家？」(Simmons, 1999: 165)。一般對〈木蘭詩〉的解釋多著重於代父從軍、忠孝兩全的傳統儒家說法。其實，「歸來」與「返家」也是其中的重要母題，如「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中便提到從九死一生的征戰中歸來。「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更是向天子表明征人的歸心似箭。全詩後四分之一描述的是家人歡迎來歸，以及木蘭歸來之後的情景。湯亭亭初試啼聲的成名作《女勇士》以散文敘事的方式改寫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增添了弱勢族裔與女性主義的色彩。在將近三十年後的《第五和平書》中，湯亭亭再度回到花木蘭的故事，但這次以詩的形式呈現，並與〈木蘭詩〉有部分出

入：在花木蘭多年征戰期間父母衰老、亡故；她在多次戰役中身先士卒，鮮血自盔甲的開口處滴落；在逐戰中，她六度路過家門而未能到父母墳前祭拜。然而，這首改寫的詩最大不同之處在結尾：

她出現在軍隊前，並說
我是帶領你們的將軍。
現在，回家吧。憑著她的聲音，
這些男人認出是他們的將軍——
一位美女。
你是我們的將軍？！一位女子。
我們的將軍是女子，一個美女。
一位女子帶領我們走過戰爭。
一位女子帶領我們回家。
花木蘭解散了軍隊。
返家。道別。
觀看——並形成——陰，陰柔 (Yin, the Feminine)，
自戰爭返家。
唧唧唧。唧唧唧。(Kingston, 2003: 391-392)

這首改寫的詩雖然簡短，卻呈現了作家於不同生命階段的心境。《女勇士》中的花木蘭返鄉後怒沖沖地將故鄉的男性沙文主義者斬首，解放受壓迫的女性 (1989: 44)。但《第五和平書》中的花木蘭具現了女性的陰柔／陰柔的女性，不僅率領一群男戰士在沙場上出生入死，更帶領他們「自戰爭返家」，解散了長年征戰的軍隊。換言之，湯亭亭特意把自己原先「戰爭的故事」和「女子解放的故事」，改寫為「返家的故事」，並提供了「有關陰柔的願景。戰士是有可能成為陰柔的。老兵可以回到平民的社會，不必無家可歸」(Kingston, 2003: 390)。至於全詩最終的「唧唧唧。唧唧唧。」則又回到初始，形成循環，而她也將原先仿機杼聲的擬聲法 (ono-

matopoeia) 予以新解：以「唧」來表示「(編) 織」和「治 (癒)」(“Jik” means “to weave,” “to knit,” “to heal”) (Kingston, 2003: 390)，彷彿把受創的身心和撕裂的世間重新織合與治癒，重歸於和平。就湯亭亭而言，雖然當年選擇離開美洲大陸，並未在越戰中衝鋒陷陣，但心理上一直認為自己是這場漫長戰爭的一部分，甚至把它當成「我的戰爭」(Bowers, 2004: 179)。藉由帶領退伍軍人寫作坊，就如她所改寫的〈木蘭詩〉中的女主角一般，發揮陰柔之力，帶領他們「自戰爭返家」，並且積極投入和平運動。²⁵ 因此，花木蘭故事的再次改寫，顯示了作家如何藉由一次次的書寫與重寫，賦故事予新意，寓意了作家個人的成長與生命境界的提升。

本文以「說故事·創新生」為題，旨在強調在生命書寫中說故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藉由說故事來開創新生，並將此主題落實於批評家卻步或忽略的《第五和平書》。湯亭亭打從《女勇士》起便一再強調「說故事」(“talk-story”) 的重要，在她為退伍軍人編輯的文選序言中重申：「我們說故事，我們聽故事，以活下去。以維持意識。以連繫彼此。以瞭解結果。以保存歷史。以重建文明」(Kingston, 2006: 1)。就《第五和平書》而言，其中的「說故事」可

²⁵ 湯亭亭在二〇〇四年為先前與包爾絲的訪談所寫的按語中指出：「……我完成了《第五和平書》，為它以詩的形式重寫女勇士的神話，藉此把自己吟唱成詩人，而這是在《成為詩人》中所揭露的過程。我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場集會中朗誦新的女勇士自戰爭返家的詩 (the new Woman Warrior come-home-from-war chant)，嘗試阻止震懾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the shock-and-awe of Iraq)。我被捕下獄。我旅行各地，口中不停誦念『和和平和平』，堅信文字改善世界的力量」(Bowers, 2004: 172)。此外，她在回答裴莉 (Donna Perry) 的問題時說道：「……我現在認為自己是個很政治的作家，因為我要影響政治，我要透過藝術的方式擁有力量」，「我要讓世界更和平。我要協助阻止戰爭」(Perry, 1998: 168)，而方法就在於「使用並創造出一種美麗的、人性的、藝術的和平語言」(Perry, 1998: 169)。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湯亭亭試圖透過書寫和平／和平書寫積極介入的態度與作為。

以是虛構或重複虛構 (如第三章〈水〉)，也可以是令人神傷、心痛、魂牽夢縈的真人實事 (如其他各章)。與之相得益彰的是「創新生」，這至少可分為底下幾個層次，而且都與她的生命、書寫、信仰、使命感息息相關：就一介凡夫的湯亭亭而言，是從火災之後的一無所有重新站起來面對人生；就身為作家的她而言，是從文學成品的付諸一炬而重新出發，以新的寫作方式與形式，創作出新的成果；就身為禪修者和美國公民的她而言，火災讓她領悟摧殘，體驗無常，經由同理心與相即，更體驗到戰火中眾生之苦痛，並以正念的修行法門及自己的寫作專長，引領並透過與美國退伍軍人的互動，不僅找到自己生命的更高意義，更協助這群飽受戰火摧殘的人轉化內心的創傷，尋得內在的安詳，並將餘生致力於和平運動。換言之，對此寫作坊而言，生命、書寫、和平三者已合而為一。而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便是這個一己和群體的轉化，經由「宗教 [佛教]、倫理 [和平]、藝術 [書寫]」而「重新賦予事物意義，並且創造希望」(Kleinman, 2006: 44；凱博文，2007: 100) 的最佳見證，也是「自癒癒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自我表達」及「表達別人」) 的實錄，既是她個人的生命書寫，也代表了該群體的生命書寫。此處，個人的除了是集體的、政治的之外，也是宗教的、倫理的、藝術的。²⁶

總之，《第五和平書》雖然讓許多批評家與書評者瞠目、迷惘、卻步，但是從生命書寫的角度來觀察，該書不僅延續並凸顯了湯亭亭以往作品中的和平主題，更展演作者個人在遭逢鉅變後的蛻

²⁶ 審查人之一建議對於「生命書寫中的倫理面向」多加發揮，惟這方面涉及湯亭亭個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本文由於篇幅所限，無法仔細處理，希望將來有機會專文探討。

變，由「重創」（「嚴重創傷」）到「重創」（「重新創造」），²⁷ 由個人到群體，以一己專長的寫作與修行人的信念、悲憫及方法，協助遭到戰火摧殘的退伍軍人勇於面對過往的創傷，獲得新生，為自己和他人開展另一階段的生命書寫。

²⁷ 此雙關語借自林和編的《民主的重創與重創》(1991)。

參考文獻

- 一行禪師 (2006)。《耕一畦和平的淨土》(陳麗舟譯)。台北：商周。(Nhat Hanh, T. [2006]. *Creating true peace: Ending violence in yourself, your family, you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L. C. Chen, Trans.]. Taipei: Business Weekly.)
- 林和 (編) (1991)。《民主的重創與重創》。台北：允晨文化。(Lin, H. [Ed.]. [1991]. *Democracy: Traumas and re-inventions*. Taipei: Asian Culture.)
- 單德興 (2006)。〈人間步步安樂行——一行禪師《觀照的奇蹟》導讀〉，收錄於湯瑪斯，《我打禪家走過》，頁 123-141。台北：法鼓文化。(Shan, T. H. [2006]. *Peace in every ste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ch Nhat Hanh's The sun my heart*. In *Chan meditation* [pp. 123-141]. Taipei: Dharma Drum.)
- 單德興 (2007a)。〈老兵·書寫·和平——湯亭亭的和平書寫與實踐〉，收錄於湯瑪斯，《正念戰役：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陳敬旻譯)，頁 11-18。台北：法鼓文化。(Shan, T. H. [2007a]. Maxine Hong Kingston's peace writing and practice. In C. A. Thomas,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C. M. Chen, Trans.] [pp. 11-18]. Taipei: Dharma Drum.)
- 單德興 (2007b)。〈創傷·回憶·和解——析論林瓔的越戰將士紀念碑〉，《思想》，5: 95-127。(Shan, T. H. [2007b]. Trauma, re(-)membering, and reconciliation—On Maya Lin's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Reflexion*, 5: 95-127.)
- 湯瑪斯 (2007)。《正念戰役：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陳敬旻譯)。台北：法鼓文化。(Thomas, C. A. [2007].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C. M. Chen, Trans.]. Taipei: Dharma Drum.)
- 凱博文 (2007)。《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劉嘉雯、魯宓譯)。台北：心靈工坊。(Kleinman, A. [2007]. *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C. W. Liu & M. Lu, Trans.]. Taipei: PsyGarden.)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lack, S. (2006). In search of global books: Unwriting orientalism in

-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In J. Wang (Ed.), *Querying the genealogy: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pp. 277-285).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yi wen chu ban she.
- Bowers, M. A. (2004). Maxine Hong Kingston with Maggie Ann Bowers. In S. Nasta (Ed.), *Writing across worlds: Contemporary writers talk* (pp. 171-182).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D & London, UK: Johns Hopkins UP.
- Cheung, K.-K. (1990). The woman warrior versus the Chinaman pacific: Must a Chinese American critic choose between feminism and heroism? In M. Hirsch & E. F. Keller (Eds.), *Conflicts in feminism* (pp. 234-251).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ubanks, D. B. (2005). Purely coincidental resemblance to persons living or dead: Worry and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fe writing.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6, 12: 4386A. (UMI No. 3202034)
- Fishkin, S. F. (1998).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P. Skenazy & T.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p. 159-167). Jackson, M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Grice, H. (2006). *Maxine Hong Kingston*. Manchester, UK & New York, N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unt-Perry, P., & Fine, L. (2000). All Buddhism is engaged: Thich Nhat Hanh and the Order of Interbeing. In C. S. Queen (Ed.), *Engaged Buddhism in the west* (pp. 35-66). Boston, MA: Wisdom.
- Jeong, Y. S. (2006). Daughtering 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 Nellie Wong, and Ronyoung Kim.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7, 8: 2985A. (UMI No. 3229955)
- Kingston, M. H. (1989).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 published 1976)
- Kingston, M. H. (1998). *Hawai'i one summer*.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7)
- Kingston, M. H. (2002). *To be the po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ston, M. H. (2003).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 Kingston, M. H. (2006). Introduction: Tell the truth, and so make peace. In M. H. Kingston (Ed.), *Veterans of war, veterans of peace* (pp. 1-3). Kihei, HI: Koa Books.
- Kingston, M. H. (2007). What is common in Chinese world literature?—Speech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t Fudan University. 8 March 2004. In J. Wang (Ed.),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pp. 374-378).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Kleinman, A. (2006). *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Oxford, UK &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Capra, D. (2001).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MD & London, U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m, S. G.-L. (2007, December). Sino/Anglophone literatur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peace wri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 Lim, S. G.-L. (2008). Read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A retrospective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MELUS*, 33, 1: 157-170.
- Mun, C. (Ed.). (2006). *Buddhism and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Honolulu, HI: Blue Pine.
- Nhat Hanh, T. (2003). *Creating true peace: Ending violence in yourself, your family, you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NY & London, UK: Free Press.
- Perry, D. (1998).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P. Skenazy & T.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p. 168-188). Jackson, M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Queen, C. S. (Ed.). (2000). *Engaged Buddhism in the west*. Boston,

- MA: Wisdom.
- San Juan, E., Jr. (2005).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Amerasia Journal*, 31, 3: 197-206.
- Sato, G. K. (2005). Reconfigur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Narrative reenactments of Vietnam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6: 111-133.
- Schroeder, E. J. (1998). As truthful as possible: An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P. Skenazy & T.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p. 215-228). Jackson, M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Seshachari, N. C. (1998). Reinventing peace: Conversations with tripmas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P. Skenazy & T.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p. 192-214). Jackson, M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Shan, T.-H. (2008). A veteran of words and peace: An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Amerasia Journal*, 34, 1: 53-63.
- Shay, J. (2002). *Odysseus in America: Combat trauma and the trials of homecoming*. New York, NY & London, UK: Scribner.
- Shulman, P. (2003, September 28). Out of the ashes: Maxine Hong Kingston’s memoir of loss incorporates part of a vanished novel (Review of the book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 A8.
- Simmons, D. (1999). *Maxine Hong Kingston*. New York, NY: Twayne.
- Skenazy, P. (1998). Kingston at the university. In P. Skenazy & T.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p. 118-158). Jackson, M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Snyder, G. (2007). *Back on the fire: Essays*. Emeryville, CA: Shoemaker & Hoard.
- Thomas, C. A. (2006).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Boston, MA & London, UK: Shambhala.
- Thomas, S. P. (2004). From the editor—Of war and peace.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5, 7: 653-654.
- Tick, E. (2005). *War and the soul: Healing our nation’s veterans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heaton, IL: Quest Books.

Wang, J. (2007).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Press.

Willis, J. S. (Ed.). (2003). *A lifetime of peace: Essential writings by and about Thich Nhat Hanh*. New York, NY: Marlowe.

Life, Writing, and Peace
—**Reading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Te-Hsing Sh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11529, Taiwan
E-mail: thshan@sinica.edu.tw

Abstract

Unlike her former works,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is is unthinkable for a writer who has been hailed as *the* most often taught writer living in the U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critics do not know how to cope with this "weird" text. Nor do they know how to respond to the author's urging her fellow countrymen to face the US collective traumas, especially the Vietnam War. This paper tries to approach this intriguing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Part I points out the negligence of this book, refutes some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nd offers "life writing" as a critical approach. Part II places this book in the context of Kingston's writing career and life's trajectory and highlights that "peace" has always been her major concern. Part III argues that whereas the 1991 Berkeley-Oakland fire destroyed the manuscript of her *Fourth Book of Peace* along with her house, this "baptism of fire" generated an empathy which enabled h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llow sufferer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veterans. Part IV deals with the subjects of trauma narrative and indicates how Kingston combines her writing expertise with the Buddhist mindfulness expounded by Thich Nhat Hanh to lead the Veterans Writing Workshop. And Part V stresses how Kingston and her writing community, by combining life, writing, and peace, create new lives both personally and collectively.

Key Words: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peace, trauma, life writing